

清明思

唐 嫦

清明,一个因思念而生的节日,守候着千百年的风霜,执着而缠绵。一个人的清明是怀念,一代又一代人的清明是一个共同温暖的故事。

不知是因为相思而祭奠,还是因为祭奠而相思,中国人的寻根情绪悠远而绵长。像是落花对泥土的追寻,又像是落叶对树根的追随。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只有周而复始的开始和结束。每逢祭祖,墓碑前聚集的是一家大小风尘仆仆的脚步,攒动的是亲人们久别重逢的喜悦。这一刻,再也不会有人记得自己曾尝过的辛酸苦辣,归家的游子不会再记得游荡在异乡时对故土辗转难眠的思念。

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似乎定格了无雨不成清明的特性。多年来的扫墓记忆似乎总是离不开雨,细细的,密密的,交织成一张暗淡的、惆怅的网。雨飘浮在稠密的空气里,浸透了墓上的草、树枝、土,也浸透了扫墓人的忧伤、思念。令人意外的是今年扫墓却遇到了暖暖的阳光,扑鼻的花香,暖暖的春风。人也多,热闹。有的忙着清除杂草,

有的忙着拨弄烛火、纸钱,有的忙着挑土修葺坟墓。撒腿满地跑的孩子,还不知愁思,雀跃地来回跑着,手里或是攥着花朵,或是攥着红红绿绿的糖果、米花。那种闹哄哄的快乐竟让人有种过年喜庆的错觉。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蛋,骨碌碌转个不停的眼珠子,听着那唧唧呀呀的叫唤声,恍惚间我似乎有些明白墓碑上那些密密麻麻名字的意义,那里刻着的不仅是我们对先祖的纪念,那里更是延续着祖祖辈辈永世不断的希望。我们的父母看着他们的父母老去,而今,我们又看着我们的父母老去,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又将看着我们老去。生命的老去是无可违背的自然规律,可是,世代永存的精神、希望却能嵌入那些高矮不一、新旧迥异的墓碑里。生命之于生死,就像是清明之于墓碑,有始末,却没有终点。

多年以前,墓碑前的我也是那个只知道跑着、笑着、吃着、喊着的孩子,纯粹的无知,纯粹的欢快。而今,我终于体会到了当年父母看着

我时的些许感慨,有欣慰,有感伤,有忧思,有释怀,简单而复杂,复杂而简单。一边是对已逝亲人的追思,一边是自己尝尽生活艰辛的冷暖自知,一边是对儿女的期望。乐中有苦,苦中有乐。有时觉得,人这一生,辛劳无趣。少年时尝尽人间百味后,却不敢再轻言愁苦。待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时力不从心的无奈,纵使当年曾有多少豪情壮志,面对生离死别,都是一样的无能为力。而今,一家老小聚集祭祖,生者或死者,都能在墓碑上追溯一二。生命是短暂的,可刻下的名字却是永久的,世代相承的缅怀是不朽的。为了奔赴一场场周而复始的圆满、怀念,人生纵使再苦,又何妨?

清明,一年一祭。人群散去后的墓碑,陪伴它的又是一年四季的草木荣枯,孤独而寂寞。就像人生,因为分离而相聚,又为了相聚而分离。

(唐嫦,女,笔名乌久,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洞口电信公司职员)

湘西南诗会

清明的雨声

吴和君

唐朝的细雨纷纷,一直不停歇
隔着一首诗的距离
与杜牧的叹息一并
落在清明落在路径落在行人的眼角
成了一截泥泞
是所有翘翘与呼喊揉合成的
没有脚印的泥泞

如果你的名字
不是墓石上最寒冷的花瓣
为何触不到石刻火花的体温
如果青色墓石
不是大地的一纸信封
为何押韵的长短句总被唤醒,
总是埋在身体里哭泣

如果鸟雀不是一架悲切的琴弦
尾羽下的长弧,为何像极了心跳的鼓点
35年哦,35年清明的雨声是一缕长线
穿过心尖细小的针眼
在母亲戴有银戒指的手指间
缠绕

(吴和君,邵东市作协副主席,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17期作家研修班学员)

清明节祭父亲

刘凯

那一年 怎么也喊不醒他 我的泪瞬间变成了 石头	常常拄着我去山地 重温那新坟中 绵绵密密的爱
砸得心好疼	走向父亲的路 是一处高高的山坡 仰望其上
从此清明时的每一 滴雨 都自母亲深陷的眼眶 滑落 我滚烫的思念 被这淅淅沥沥的情绪 牵扯得悲戚	每年我除了一堆被 烧焦的 追忆之外 还有“子欲养而亲不 待”的悔恨
父亲走后的日子 我是母亲的拐杖 疾病缠身的地	化作青烟袅袅上升 (作者系武冈二中教师)

清明忆奶奶

魏亮

时近清明节,一早起来,打开窗户,春雨潇潇,寒气逼人。

往年清明节,我和父亲都会回老家为奶奶扫墓。今年,受疫情影响,在清明节前夕,有关部门就发出号召,提倡不出户祭扫,网上祭扫,寄托哀思。我和父亲及家人决定今年清明不去奶奶的墓地祭扫,在家中寄托对她的思念。

我一出生,爷爷就已经去世了。因此,故去的亲人中,只有奶奶跟我最亲,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她的去世,仿佛就在昨天。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是1999年的春天,我正上初中二年级。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父亲的脸色凝重,神情严肃。当时,我只听见父亲说了句:“你嫲嫲(āi jīè,奶奶的意思)走了……”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只知道心里一颤。第二天,我随父亲赶回老家,看到了挂有奶奶慈祥面容遗像的灵堂和安放奶奶遗体的棺木。当我跪下的那一刻,泪水同时落了下来。“嫲嫲,您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走了”……现实的一切,让我无法接受,幼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生离死别的痛苦。

奶奶的一生,含辛茹苦,走过了风风雨雨,与其他劳动妇女一样,肩负着生儿育女的责职,为家庭呕心沥血。奶奶出生在旧社会,因为受时代观念影响,她还缠足,是个小脚女人。她经历过多种精神摧残,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奶奶怀上了我的大伯,但由于躲日本鬼子,常年奔波劳累,加上精神负担,导致了大伯早年夭折。这成了奶奶一生中的痛。因为我是家中独子,所以奶奶特别疼爱我,有什么好吃的,先让我吃。夏日炎热,奶奶经常边打蒲扇边讲故事,为我驱蚊散热,让我进入美好的梦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奶奶年迈,跟我父母住到一起。那时,我刚上小学,有次因为贪玩,很晚才回家,一向严厉的父亲要打我,还是奶奶劝阻了。晚上,奶奶还是语重心长地跟我讲:“要按时回家。多读书,才会有出息……”

奶奶,孙儿我已经长大了,有了家庭,孩子。奶奶,我想您,想您慈爱的笑容,想您如山般的厚爱,想念您陪伴我、照顾我成长的岁月。

(魏亮,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任职于长沙市岳麓区三汉矶小学)

双清

SHUANGQING

◀山路弯弯
郑国华 摄

清明节哀思

孙 梦

清明节,对于格外看重亲情和节日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庄重日子。那些对已逝亲人细腻而隽永的想念,那些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深刻而伤感的怀恋,都会在这一天苏醒,如同不会缺席的小雨一般,绵绵密密地落在身上,落在心里。

年幼的时候,对于清明节并没有多明确的概念,直到12岁那年的某一天,缠绵病榻多日的姥爷去世,自此,这个日子才引起我的重视。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总会让我想起姥爷那慈祥的笑脸以及那段生活在姥姥家的岁月。

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印象中的姥爷,总是脸上带着微笑,背着双手,迈着小碎步,或是奔赴村头棋友们的“战场”,或是赶去菜市场的某一角落和一群“老家伙们”聊天。晚饭时分,再迈着他那标志性的小碎步赶回家里吃饭。

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从麻将桌上散场的姥姥开始回家做饭了,从菜市场聊天回来的姥爷也开始和姥姥互相交流起了一天的收获。东家长西家短,

有一搭没一搭。

姥爷爱看电视,吃晚饭时,抽烟时,甚至睡觉之前,都要开着电视机。《水浒传》《射雕英雄传》《还珠格格》几部热播剧来回地看,乐此不疲。直到姥爷歪躺在床上发出一阵阵的呼噜声,姥姥关上电视,再关上橘黄色的小灯,充实而有仪式感的一天才算是结束了。

如今,姥姥家的老房子早已拆迁了,我和表哥也已经长大成人,姥姥变得更加年迈了,而姥爷却停在了时光某处没有陪我们继续向前。

如今,我常常会觉得来由地想念起那段时光,一到清明节,这想念就自然而然地加重。记忆中的晚饭时间总是漫长,姥爷的小碎步总是缓慢而有力,老房子也总是亮着那盏温暖的橘黄色灯光,好像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都不同了。

四十多岁就病死了,他为了养活我和你们两个姑妈吃了不少苦,没有爷爷就没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你们记着他是对的。”

不知是父亲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与生俱来的感情,跪倒在爷爷坟前时,对这个从没见过面的爷爷,我心里竟也会生出亲切之感。

给爷爷挂完青,接着就要去给太爷爷、太太爷爷挂青。这些亲人都葬在离家很远的山上,往往一圈走下来,口也干了,腿也没力了,肚子也咕咕叫了。不过,我和弟弟却很高兴,因为在这些山上能看到很多小鸟,还能看到映山红和竹笋。回家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一只手拿着映山红,另一只手抱着竹笋。父亲也很高兴,他高兴是因为能碰到很多很久没见面的熟人,或平时不走动的远房亲戚。他们在一起谈着各自的现状,也谈小时候的趣事。

挂青的“剧情”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剧中”的“角色”却在不断变换。

岁月悠悠,后来,父亲也躺在了后山。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带着儿子和女儿给父亲挂青,也给爷爷奶奶挂青。

若干年后,我也会躺在后山。清明节,儿子和孙子也会来看我吧。

(申云贵,邵东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华精短文学学会会员)

挂青

申云贵

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清明节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去挂青。

清明节这天,父亲一大早就把我和弟弟叫起床,带上锄头、砍刀、纸钱等物品往屋后的山上出发。

后山原本是菜地,春夏有茄子辣椒,秋冬种萝卜白菜。后山也是墓地,院子里的人去世了都葬在山坡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菜地越来越小,墓地则越来越大。爷爷和奶奶的坟都在后山。我们来到奶奶的坟前。坟上长满杂草,嫩绿的新芽也纷纷从土里冒出来。父亲开始用锄头和砍刀清除坟上的杂草。我和弟弟则找来一根枝条,把它插进坟尾,然后把撕成条状的皮纸系在上面。父亲清除完坟上的杂草,就会在坟前点上纸钱。随着青烟升起,父亲跪倒在坟前,一边磕头,一边念叨:“娘啊,又过了一年,我又带着云伢子和尚伢子来看你了,你要保佑孙子身体好,还要保佑他们会念书,都考上大学……”我和弟弟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跪倒,向

奶奶磕头。这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奶奶在世时的一些往事。比如,小时候,奶奶带着我睡觉,晚上我尿床,奶奶总是很快就发现了,一边埋怨,一边为我换掉尿湿的裤子。又比如,那次我吃死泥鳅中毒,奶奶急得脸色煞白、头上冒汗,背着我疯了一样去找在地里干活的父母……这些往事在我脑子里一出现,我的鼻子就会发酸,忍不住想哭。

磕完头,烧完纸钱,父亲点燃一挂鞭炮。鞭炮“噼噼叭叭”响起来,我和奶奶的这次“见面”就结束了。这时,山上挂青的人多了起来,只见山坡青烟袅袅,坟上纸幡飘飘,鞭炮声也此起彼伏。

爷爷的坟在山的另一面。去给爷爷挂青的路上,父亲会不停地叮嘱:“你们要记住爷爷奶奶的坟的位置,年年都要来扫墓,一年不扫,茅草就把坟‘呷’了,人家会骂这家没后人了。”我一出生就没见过爷爷,不知爷爷是高还是矮,脸上自然不会有表情。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你们的爷爷